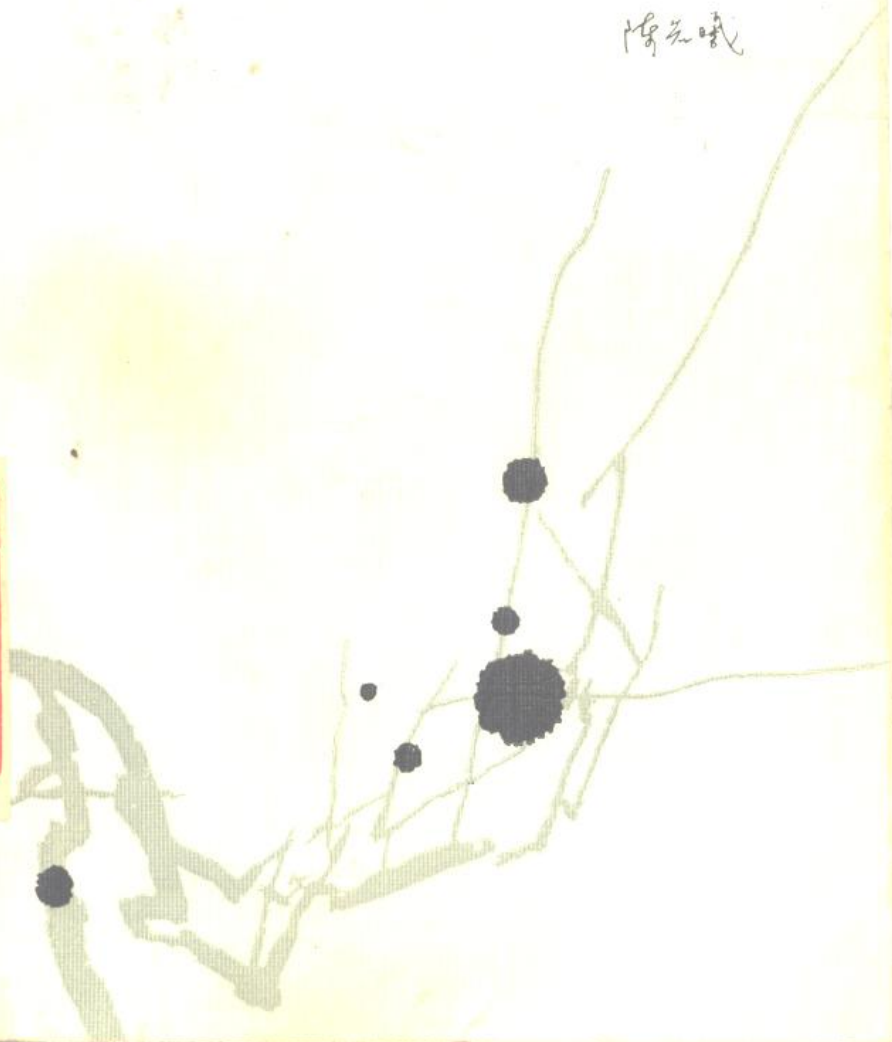


天然生出的花枝

陳冠中



天然生出的花枝

陈若曦



1126667

天然生出的花枝

陈若曦 著 梦花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90×960毫米1/32 印张9 1/4 插页5 字数134 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书号: 10151·948

定价: 1.75元

内 容 提 要

陈若曦是一位著名的海外华文作家。她的经历曲折，颇富传奇色彩。

本书是作者生活感受的结晶。她写故乡台湾，写亲子之情，写海外谋生之艰辛，写祖国大陆的风貌……无不透露出深沉、真挚的情感，而语言则显得明快、诙谐，令人忍俊不住。

这是作者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陈若曦近影（一九八五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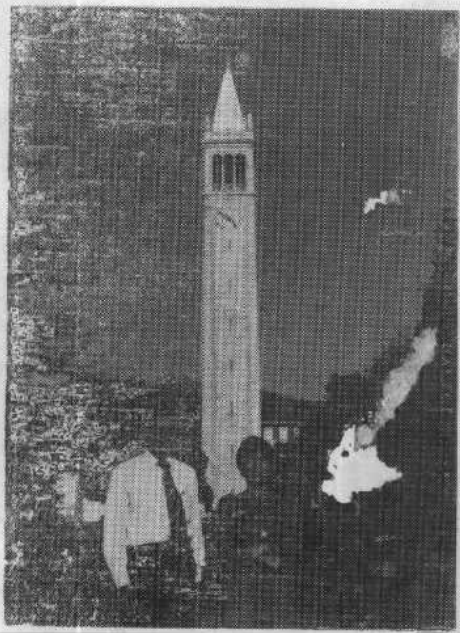
陈若曦与小儿子段陈赓在新疆高昌古城遗址（一九八五年八月）



丈夫、孩子在一起（一九八五年）



陪楚戈（右）逛加大校园（一九八五年十月）



DE71/22

目 录

天然生出的花枝(代序) 曹 磊 1

学琴记 13

夏令营·野营 20

报童 38

我儿子的妈妈(一) 48

我儿子的妈妈(二) 61

张爱玲一瞥 69

“寡妇”的威严 76

久违了，曼荷莲学院	86
骑骡记	98
求田问舍	107
电话铃响	133
无聊才读书	146
许芥显的麻婆豆腐	152
闲话酒和胆	162
照片	170
新汉小燕回归	180

第一次分配	194
酒和酒的往事	204
我为楚戈描山水	217
天堂里的司机	224
吕正操的午宴	235
新疆吃拜拜	252
速说四十六年	265
美国华文作家苦乐谈	282
编后记	梦花 287

天然生出的花枝（代序）

曹 禺

陈若曦是我认识的一位台湾的著名女作家。她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祖父三代都是木工，母亲这一边世世是农民。说是劳动人民的女儿，是名副其实的。我不是为她写传记，说明她是“红五类”、“出身好”。现在祖国上下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些张口闭口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打倒一切”“炮轰、火烧”的显赫人物早已销声匿迹，有的且高呼“推进四化是终生理想”了。

我这样提起陈若曦，因为她也曾经受过祖国那一段灾难的日子，在这方面她和我的情感是相通的；同时，也因为我偶然读了一些记载，说到她出身贫困，仅由于艰苦奋斗，成为台大英文系的高材生，又得到美国约翰·霍布金大学的硕士

学位。这使我对她更多了一层亲切与钦佩。她研究美国三位文学大师：福克纳、斯坦贝克与海明威，深探他们的全部著作。其实，尽管她自称“无聊才读书”，她却是非常用功，在浩莽的欧美经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烟海中潜心游览过。她还是国外的华裔作家的知心人，有许多熟稔的文学挚友，而且是他们著作的热心钻研的读者。

如今陈若曦写了不少的好小说。地方、风情、人物，只要她见过，用心观察过的，在她笔下便是一副朴实、真切、生动的图画。她的语言简练，主张“言之有物”，在简练中赋有深厚的情感。在她的散文中流泻出一片嬉笑甚至嘲弄，但也不时露出字里行间的无声的悲痛。看得出来，陈若曦是个豁达的人，乐观、聪慧的人。文字在她笔下仿佛是一群奔马，驰骋在人生的草原上，不可自止。这似乎又与她小说中那朴厚、沉着的风格大不相同。我想到，人是多么复杂，多么丰富，有什么能束缚住一颗有才能、有生活感触的秀美的心灵呢！

很早，我就听到陈若曦的名字。

一九八〇年，应周文中先生主持的美中文化交流组织之约，我与英若诚同志赴美国访问。由

纽约出发，经过许多大城市，见到了许多台湾作家，与他们交谈甚欢，但又总因时间仓促，不得畅叙。然而终于见到了他们，这些我海外的同行，在我是十分值得纪念的事情。

最使我高兴的，是在旧金山见到陈若曦。她是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遵嘱来接我，当时她的汽车恰恰撞坏了，真不知她是如何来到机场的。我看见一位圆圆脸，衣着朴素，一双眼睛透着热情与明慧的中年妇女，和我中学时的老同学、好朋友林登，站在那里迎接我。林登已经两鬓斑白了，身材仍象当年那样比我高出一头，戴着一副黄色的眼镜，简直是一个气宇不凡的绅士。而陈若曦梳着北京人所说的娃娃头，额发整整齐齐，看上去象是个中学的学生。

一见面她话不多，只管提着我们的行李。我真是担心，因为她不象有力气的人，却提着我那装满各地赠送的书籍的沉重的箱子上了车。林登算得上是富有的人，他与Eva，他的夫人，请我们还有陈若曦在半岛的海湾边一座高入云霄的华人大饭店吃饭。我确实有些吓住了，这顿晚宴实在太讲究，席间还有许多的新朋友。碧澄澄的夜晚，天海一色。世界象是浮动在一望无边的穹苍

中；灯火如星斗般在海水中闪烁着，不断有飞机蓝闪闪的灯光从眼前掠过去，我感到自己已成了天上的宾客。我发现陈若曦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人，她引我说出了许多往事，甚至许多过去在台上演戏出丑的事，我也讲得十分得意。

后来，我的日程大都是陈若曦在安排。我到一个地方讲话，都是她开车送我。等我出来时，她已在等候，然后又开车送我到另一个地方。她车开得很熟练，用北京话说叫作“开得溜”，但她的车我不敢恭维。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的甲虫车。在热闹的道路，在一片崭新的车队中，她真是落落大方地如同开着一辆豪华的“卡的拉克”。我并不是想坐Cadillac，可我总怕在美国那车飞如箭的大道上，这只可爱的“甲壳虫”会突然不听主人的驾驭，向左或向右闯去，或是停住不动了，那该怎么办呢？事实证明这实在是杞人之忧。我总是安安稳稳地从这里到那里，由陈若曦陪伴着会见了许多朋友。特别是有一次，在一个华文书店，她介绍我认识了许芥显先生。与这位头发斑白，蓄着山羊胡子，和蔼，学识十分丰富的老先生交谈，我十分快乐。听说他能写一手好字，做很抒情的文章，而且旧诗词也作得好。当

他为我的讲话作翻译时，听着他娓娓动听的语音，选字用词的精彩生动，我由不得地赞美他。其实赞美是好俗气的，而且显得虚假，但我这个人有话就存不住，而说得不妥当之后又十分难受。还是许芥显先生一两句谦逊、平和的话，使我安下心来。

有一天下午，陈若曦告诉我说约好几位台湾作家在她家夜谈。我去了。她的餐厅亦或是她的书房不算大，摆设简单，跟她的人一样，一眼就看见她的心，朴朴实实，毫不装饰，却令人十分喜爱。书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丰富极了。客人们自由地在沙发上、椅子上、地上坐着；那顿吃得很痛快，谈得也痛快。白先勇、水晶、李欧梵，还有许多朋友，我们一起谈到深夜。英若诚至少喝了一瓶威士忌。别人也不含糊。那一晚是我在美国最愉快舒适的时光，就象在家里一样。告别时我真替陈若曦为难，那一大堆杯盏，谁帮她洗呢？她的两个宝贝儿子都在中学里，她的丈夫段教授，远在几千里外的Miami。想到陈若曦要看稿子，写文章，又要洗盘子，不由感到作一个女作家的不容易。

陈若曦又是一个十分好客的女主人，多少从

国内到柏克莱来的人，都到她家中作过客。萧乾，毕朔望，以及在她家打过尖、住过的朋友，都说在她的家中最能体会到“他乡遇故知”的情怀。

一九六六年，陈若曦与她的丈夫段教授因思念祖国，回到乡土。恰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时而北京，时而南京，时而西北，跑了许多城市。她目睹了那时横行于中国土地上的“法西斯”。多少知识分子、贤人义士、革命前辈，以至无辜百姓，或遭残害，或株连家小；他们夫妇怀着一腔热望，回来报效祖国，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痛苦与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他们回到加拿大；又定居在旧金山的柏克莱。

今年五月间的一天，和我相识多年的吕正操同志突然来到我家里。一推门就大声叫道：“曹禺，你知道陈若曦又来了么？她现在正在福建探亲，你打个电报，快请她到北京来。”我并不知道陈若曦已在福建，但听说她来了，很是高兴。吕正操畅谈陈若曦最近写的一本妙书《无聊才读书》。他说：“写得好极了，尤其是她描写你，真是活灵活现，就是你这个人，一点不错。”他哈哈大笑起来。走的时候他把《无聊才读书》留

给了我，并且告诉我：“陈若曦到北京来了，我要请她。”

巧得很，吕正操同志刚走，电话铃响，是陈若曦的声音，她从北京饭店打来的，说要见我，不是我去就是她来。我告诉了她吕正操要请她吃饭，不知她是否晓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她说：“请他到我这里吃饭，一块儿聊聊，不好么？他的电话号是什么？”我告诉了她。

不久，陈若曦又来了电话：“和他定了，他约我们，你，你的夫人，与英若诚明天在钓鱼台午餐。”

翌日，我们到了钓鱼台，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贵的国宾馆吃过饭。果然，进门便风光非凡，不尽的山石、游廊，涓涓清溪，鱼在水中荡漾，小桥流水，琼花碧草，真是人间天堂。一座座精致的小楼藏在密密的林荫中。我们被引到一所宽阔的大厅里。正在谈天的时候，钓鱼台的经理请我们参观这个地方。

乘一辆小巧玲珑、如同轿子似的车子，我们大转了一番。这里有着太多太多的古董，珍品，中国传统艺术、工艺的精粹，令人目不暇接。在元首下榻的小客厅里，绣缎沙发的靠背和扶手

上，都铺了一块块白色的纱罩，直来直去的陈若曦忽然说：“这样美丽讲究的沙发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我们接待元首，难道还怕客人弄脏了我们的沙发么？”这个意见自有她的道理。后来我想，她大约不了解，这些细纱的白色织物，在中国人的眼里已成了一种装饰品了。但我喜欢陈若曦想到就说出来，说心里话的品质。

我请陈若曦到我家吃饺子。还请了老朋友吴祖光和《文艺报》的吴泰昌。他们都是说笑话的能手，所以回想起那一顿饭，真是笑声不绝。陈若曦吃得有滋有味，对我家的各种素菜也很欣赏。我不由想到在美国，在柏克莱她家的那一晚，想起我的那些朋友们。后来，陈若曦告诉了我许芥显老先生已经逝去了。我听了很难过，他是因为暴雨冲倒了房屋，而埋在了泥沙里。哲人不寿，可爱的人也不会常存。

陈若曦走后，我读了她的小说《尹县长》。为什么如此晚才读到这篇小说呢。一则因为《尹县长》在海外早已轰动了，所以我知道这是一本写“文化大革命”中残害与被残害的人和事，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我听过，也见过太多了，我已无心再找来这本书，去温这一场恶梦。再则十一